

凡人之间

教我语文的
体育老师

王良

初二的时候,我们的语文老师突然调走,学校临时决定让教体育的石老师来教我们语文。那个年代的乡村中学,这样的安排很寻常。

石老师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,个儿高,黑瘦,嗓门大。他教我们体育的时候跟我们打成一片,同学们都不怕他,当着面叫他的外号“石头”。他的确有石头的特质,刚硬有余,柔婉不足,似乎与诗情画意的语文课不搭调。

上课了,石老师在讲台上正儿八经给我们讲语文课。同学们都觉得有些“出戏”,调皮的男同学故意跟他打岔:“石老师,咱们先去操场跑两圈吧!”同学们哄堂大笑,石老师说:“好啊,以后的语文课咱们有机会就去外面。”

石老师本来就声音洪亮,他的讲课声在室内更显得响亮,很有感染力。一堂课下来,同学们都暗暗佩服,原来教体育的石老师还真有两下子呢,语文课上得真不错。后来校长对我们说:“那当然,人家石老师是正规大学毕业,在咱们这儿是学历最高的。”

让我们没想到的是,后来的语文课,我们有了很多在室外上的机会。学习描写春天的课文时,石老师带我们去学校外面寻找春天。他教我们调动各种感官,去看春、听春、嗅春。那次的语文课,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大自然的美。我生在农村,长在农村,是个粗枝大叶的人,春夏秋冬的景色在我眼里熟视无睹,我从来没有留意过什么花花草草、蓝天白云、清风鸟鸣。而石老师教我们去关注这些,我也由此为自己打开了一片新天地。原来,生硬的“石头”也有温情的一面。

我们跟着石老师去桃园赏花,去柳林听风,语文课上得那叫一个惬意。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,我们从来没想过语文课还可以这样上。我觉得,大概是因为石老师是体育老师,比较擅长“户外教学”,所以总带我们往外跑。这种方式,特别受同学们欢迎。

学了古诗词以后,石老师在课堂上进行古诗词背诵和接龙比赛。他把我们分成两队,获胜的一组有奖励。果然是体育老师,有竞技意识,啥事都想比个高下。我们都怕失败,使劲儿背古诗词。那场古诗词大赛对我们来说,精彩程度不亚于如今电视上的诗词大会。热闹的课堂上,不时响起掌声和欢笑声,惹得隔壁班的老师都过来敲门抗议了。比赛的获胜者,石老师的奖励竟然是放假一节课,让获胜队员自由安排一堂语文课,可以去学校外面的果园看风景。

年轻的石老师把他的热情带到了教学中,但学校领导对他的态度改变了。领导担心他的课上得太松散,有时候跟闹着玩似的,会耽误学生。很多老师也不满石老师这种“另类教学法”,因为别的班的同学都羡慕我们,感觉其他老师的课少了趣味性。不久后的期末考试,我们班成绩平平。领导和老师更有话说了,正好当时学校来了新老师,石老师便又被安排教体育去了。从那以后,我们再也上不了那么有趣的语文课。

多年以后,我回想自己的语文老师,觉得石老师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个。他不经意间完成了我生活美学的启蒙,如果不是他,我可能不会发现大自然中蕴藏了那么多的美好。还有,他教过的那些古诗词,我至今倒背如流。

诗露花语

中秋

毛宗兵

打家劫舍的月光一寸一寸地吞噬着
从村庄向城市挪动
玉盘,月饼思乡团聚的话题阴晴圆缺
魂牵梦萦

曾经我和父亲在田地里
把月光锄下,落了满地的雪
深夜,一路辗转反侧
梦中画了一个圆圆的月,甜甜的饼
许下了一生的愿望

文坛风景

第四届茅盾新人奖颁奖

9月7日,第四届茅盾新人奖颁奖典礼在桐乡举行。

茅盾新人奖原名茅盾文学奖新人奖,于2014年设立,奖励对象是45周岁以下创作成绩突出的青年作家、评论家,自本屆起,更名为茅盾新人奖。本届茅盾新人奖获奖者和茅盾新人奖·网络文学奖获奖者各十位,分别是李云雷、马力(马伯庸)、俞云灿(雷默)、吕铮、郑朋(郑小驴)、班宇、王龙、闫文盛、张常春(张二棍)、陈楸帆、王冬(蝴蝶蓝)、任禾(会说话的肘子)、陈徐(紫金陈)、刘勇(耳根)、段武明(卓牧野)、蔡骏、叶萍萍(藤萍)、朱乾(善水)、杨汉亮(横扫天涯)、程云峰(意千重)。由于疫情等原因,部分获奖者未能到颁奖现场领奖。据中国作家协会

寻常影像

月光下的一包海盐

杨小玲

月在短松冈。

中秋之夜,和友三两人从西山健身公园出发,沿小道一路疾发。至花海的雏菊坡时,不觉口干人乏。有友发现前方有一禅寺,遂提议去讨口水喝。

月光如洗,而禅寺空无一人,秋虫低吟,高大的苦楝子树被风吹落下黄黄的小果子。一支剖开的竹子从山涧引来泉水,叮咚叮咚,盛满了池子。低下头,水中亦有一轮明月,探下手时,月光碎成层涟漪,拥一捧含在口中,清冽而甘甜。

喝足小憩,回头但见禅门半掩,观音菩萨的案头别无它物,只有海盐一包,海盐的包装纸上赫然印着“浙江东海制盐厂”。心生疑惑,时值中秋,为何案头放的不是橙黄的月饼而是海盐呢?依稀记得,传说中观音自东海而来,那么这包平常的海盐就来自她的故乡。若将盐化成了水,也应还有着海水的腥咸吧?莫非,在这月满之夜,身在异乡的她也动了思乡的念头?

念头?

正思忖,忽然有人大声说道,“我猜海盐必定是禅师放的,禅师想家了,所以他揣测菩萨也会思家!”众人听罢,恍然大悟,皆哈哈一笑。这也许只是个小小小的玩笑吧,一包海盐里,竟还藏着这样一个美好的故事。我想,此刻不论是神还是人,她的心中都盛满着一件朴素而珍贵的东西——故乡。

月光静静地照着大地,铅华尽洗,秋风入林,山谷似蒙上一层薄薄的轻纱,如梦如幻。苏子说得好,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为声,目遇之成色。今夜月色俱得之,与苏子虽相隔千年,然月光不老,感谢大自然的馈赠!

走出禅寺,已是万家灯火。月亮升至山头,薄白得如同纸片,今夜的广寒宫里,不见嫦娥,唯有吴刚还在伐着桂树。山下丹桂飘香,友人拿出月饼分食给大家,以饼对月,怡然生趣!



橘颂

刊头题字

赵雁君

浙江省文联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,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,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。

画家简介

徐小丰

浙江浦江人,生于书画世家,得著名画家徐天许传授,擅长意笔花鸟。

红尘味道

寻找石香薷

毛丽丽

周末去好友家小坐,她的母亲刚从江山过来,端出一杯凉茶,热情地招呼我喝点降降暑。虽然立秋已经许久,但依旧暑热难消。我喝了一口,大为惊喜,这正是我寻找了很久的凉茶——石香薷。

小时候跟着爷爷奶奶去田里干活,会经过一片小山坡,山坡光秃秃的,是附近常见的丹霞地貌。赭红色的石头上间或生长着一些小灌木丛和野草,一副无人问津的模样。平时我们只是路过,只有在端午前后,奶奶会放下扁担停下脚步,寻找石缝中生长着的石香薷。它们能长到三四寸长,枝干笔直瘦弱,细小的叶片也是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。幼小的我经常采了旁边的杂草,不是枝干太粗,就是叶片太宽,也许是不喜欢这种羸弱的野草,而自顾自地将长得更好的植物混入其中。奶奶在翻检晾晒的时候就会把混入的杂草挑出来,笑着和我说:“你这傻丫头,尽拣些没用的杂草,这些杂草虽然长得好,但泡起来可没有石香薷的香气。”我吐吐舌头,心里却不以为然,不都是草嘛。

端午过后,日头渐高,石香薷晒干了,只等待需要它们上场的时候了。农人是最辛苦的,爷爷奶奶一辈

子就和泥土打交道,三伏天最热,却是稻谷成熟的时节。收稻谷时,奶奶起得最早,她除了和爷爷一起去收割,还要负责一家老小的伙食。天蒙蒙亮,她就起床到灶下引火,从水缸里舀水入锅,再解下窗棂上悬挂着的石香薷浸入冷水,慢慢熬煮。它们在水里熬出了灰黑的颜色,掀开锅盖,一股清香而微苦的气息就扑面而来。晾凉了以后的茶水装在大陶罐里,随着爷爷的木板车吱吱嘎嘎地运到五六里外的稻田上,木板上还悠悠坐着一个小小的我。到了稻田,爷爷把陶罐卸放在田埂上,我的任务就是守着茶罐,驱赶蚂蚁爬虫,再听不远处爷爷奶奶的呼唤,给他们送上一杯凉茶。奶奶说,喝了它,夏天才不会中暑。

我原以为这是奶奶的特殊发明,当我上高中时,参加军训,学校操场的阴凉处也摆放了好几大罐凉茶,喝一口,正是石香薷的香气,内心立刻涌上温暖。那天的操场上,我的军姿似乎也更加挺拔,也许是因为知道了炎热并不能打败我,就像家的温暖、亲人的爱,无论我在哪里都萦绕心中、陪伴左右。当时的我又以为,石香薷煮水是大家都习以为常的夏日

凉茶。

可是等我上了大学,走出江山境界,却再也没有喝到石香薷凉茶了,哪怕是一江之隔,一山之远的衢州,也似乎并没有这种野草的身影——也许它们的生长地是丹霞地貌的缘故。今年夏天遇上难得一见的高温,我又想起来小时候的凉茶,想着网购一些,但总是因为它在江山方言中的名字难以在网上搜索到,只好作罢。

听到我此番“求而不得”的境遇,好友连忙帮我一起查找,终于找到了它的学名:石香薷。一番研究,发现这种小草作用还不少,除了我所知道的预防中暑,还可以治疗感冒、急性肠胃炎、痢疾、消化不良、皮肤湿疹,此外,还能治疗毒蛇咬伤。不由对它肃然起敬起来:这可亲可爱的小野草啊,从古到今,带给多少人关于康健平顺的抚慰啊!又对慧眼识草的“神农氏”们感到钦佩,如今的我们看似“学富五车”“通经知纬”,但对于生活在我们周围的植物却缺少热忱。

离开好友家前,他的母亲还热心地给我指了指购买的地方,在江山某个菜场的第几个摊位上。

这一番他乡遇故知,让这个炎热难耐的夏天有了一些意外的收获。

岁月如歌

城里的月光

桔小灯

到姑姑家去玩吧?
提议的是堂妹燕子。我忙点头,却不是要去玩的。

我想那架葡萄了。
姑姑家房屋坐东朝西。门前屋檐下,有几根褐色的竹竿子,旧得裂出了缝隙,顺着竹竿子而上,一架葡萄绿意葱茏。

绿意葱茏是有原因的。离着葡萄架不远,有一口井。

这不是平常的水井,平常的水井需要一个水泥桶,一根井绳。水泥桶是镇上新买的,也有人家直接用旧的,浑身长满发硬的水泥疙瘩的橡胶桶。这样的水桶,也没人说什么,反正打上来的水还是清的。村里人说水清,不说清,而是说“碧绿澄清”,以此证明这口水井值得半个村子的人到这里来挑水、洗衣、淘米、洗头,或是晚归的农夫仗着还年轻,也不褪去短裤衩,提了水往身上一桶桶地浇,拿香皂擦一擦,一旁,他的女人把水桶递给他,又浇一遍,然后哆哆嗦嗦、三步两步跑回家去。再出来时,夜色已经爬上村庄了。

这是一口压缩井。我在二爷家的院子里用过压缩井。我头大身子小,趴在压缩井手柄上,才能使一口休养生息的压缩井恢复动力,水流汩汩而出,和水井相比,压缩井省力而且洋气。

洋气,是因为我听二爷家的孙子,在城里上学的堂哥说了杠杆原理。杠杆原理是什么?爹没和我说过,爹给我说三侠五义、忠孝两全、江湖恩怨、天上人间,有一次,爹说到牛郎织女。

七月初七,坐在葡萄架下,就能听到牛郎织女说话。

整个夏天,我都在等七月初七。我有的时间,我不用采猪草,也不用放牛,更不用和爹爹下地犁田,就是爹爹除草打农药时,需要我打气。我在树底下一下一下把空气压进圆柱体的气筒中,爹爹手里的喷雾器就一下一下喷出农药,均匀或不均匀地落在树叶、树干上。

树是槿柑树。我眼里只有槿柑树,是因为门前屋后田地里种的都是槿柑树。

我不喜欢槿柑树:施肥、打药、灌水、守禁、剪槿柑,剪了还得等人来收,等待的日子里,爹娘絮絮叨叨,说的全是和槿柑有关的话题,直到北方人上门来。北方人往往眼尖,总能挑出个把两个烂的、丑的、以次充好的。

几个烂的大概是大头包的,娘说。
大头说的是我。每年剪下槿柑,我还要和爹娘一起包槿柑。用来包槿柑的,是一种号称能持久保鲜的塑料薄膜袋,薄膜袋很薄,晶莹剔透,看起来很是可亲。但我的手经过暮秋、冷露、冻疮的垂青,显示出一种迟滞。这种迟滞使得我娘一边往塑料薄膜袋里装槿柑并迅速转动袋口封紧,一边提醒我:你这样做事,将来怕只有读书一条出路了。

这提醒让我不知所以:我明明听她说,好好读书,像陈老师那样,读出去了,就不用下田干活了。而此刻,读书仿佛又成了下下之策。

我对读书没有娘那么深厚的期许,我喜欢不读书的日子——放假多好,日子很长,知了有时叫得悠闲,有时急促。娘从外面回来,总是有黄桃、西瓜、李子,爹给我们讲故事,从地上讲到天上,从村里讲到城里,城里是哪里?

我也不知道。我家最远的亲戚就是姑姑家,姑姑家在另一个村,位于村子最边上,门前就是荷塘、稻田,北面是一块巨大的晒谷场,晒谷场边上是礼堂,说是放电影用的,但我去了那么多次,从没见过他们放电影。

我关心的是那架葡萄。
和褐色的房屋相比,葡萄架上的叶子显得有些生机;和光亮的水泥地相比,压缩井旁的泥地清凉可爱;和水泥地相比,葡萄架下听天上人说话显然更吸引我。

听天上人说话,要在夜里,我不知道是怎样的夜里,爹没说,我也没问。很快,夏天就在去姑姑家的路上悄悄结束了。

夏天结束之前,姑姑送来了葡萄。
葡萄架上的葡萄,青色的,也不甜。这和书上说的一样,书上说,葡萄是紫红色的,甜。

为什么葡萄架上的葡萄又青又小?没有书回答我,我却在书里遇见了“葡萄美酒夜光杯”这样的句子,遇见了“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”——这是中秋了。

中秋和七月半一样,都是娘眼中的大日子,她不知牛郎织女,只知把一家老小吃饱穿暖。

比如醅糕。我娘蒸醅糕极好,远亲近邻常问她诀窍,她也不藏着,实实在在、一步一步、细枝末节地告诉人家,但人家就是做不出她的细腻筋道,这些年,她做的醅糕更是让我越来越留恋,生了许多文章去怀念。和醅糕的场景一样,在我头脑中挥之不去的,还有拜月亮的晚上。

拜月亮,是月圆的那晚。八月十五,到了晚上,娘蒸好了醅糕,收拾妥当,给我们月饼和槿柑,有时不是槿柑,是广橙或胡柚,都是青皮的,离成熟能剪的日子还早。

月饼是外婆给的。外婆住在村的另一头,早上我给外婆送醅糕,傍晚外婆给娘送来两筒月饼。拜了月亮,并不急着吃月饼,急的是爹爹带我们看月亮,看桂花树和玉兔捣药。有时我看到月亮中影子绰绰,像真的有嫦娥住在那里。

到底有没有呢?有时是长了毛的月亮,有时月亮又被天狗吃了。
令人半信半疑的事物,后来长大给出了答案:明月几时有?把酒问青天;小时不识月,呼作白玉盘;鸟宿池边树,僧敲月下门……

我终于成了娘说的不会包槿柑、只能去读书的人;不再痴迷于葡萄架和架上的青色;年少的疑问,如今想来不忍回看,不过是害怕一看,就看到城里的月光那么沉甸甸,随口一说,就是一个故事,再也回不到最初的圆满。